《最后的牵手》  
这一次，是父亲的手握在母亲的手里。  
  
  
  
这是一双被岁月的牙齿啃得干瘦的手：灰黄的皮肤，像是陈年的黄纸，上边满是渍一般的斑点；不安分的筋，暴露着，略略使皮与指骨间，有了一点点空(kòng)隙(xì)。那些曾经使这手显得健壮和有力的肌肉消失了。这是长年疾病的折磨所雕(diāo)凿(záo)出来的作品。  
  
  
  
可是，母亲仍(réng)然(rán)紧紧地握着这双手。一个钟头，又一个钟头坐在父亲躺着的床边，看着他瘦削失形的脸，听氧气从炮筒一样的钢瓶里出来，咕咕嘟嘟穿过水的过滤，经过鼻腔慢慢流进那两片已被癌细胞吞噬殆尽的肺叶里，样子有些木然。  
  
  
  
很久都是相对无言。突然，母亲感到、那手在自己手心动了一下，便放松了它。那手立即像渴望自由的鸟，轻轻地转动一下，反握住母亲的手。  
  
  
  
“要喝水吗？”母亲贴近他的脸低声地问。  
  
  
  
父亲不回答。只是无力的拉着母亲的手。母亲知道，父亲实在是没有力量了，从那手上她已感到生命准备、从这个肉体上撤离的速度。不过依着对五十多年来夫妻生活的理解，她随着那手的意愿，追寻着那手细微的指向，轻轻地向他身边移动着。到了胸前，她感觉到父亲的手指还在动。又移到颈边，那手指似乎还在命令：前进！不要停下来！  
  
  
  
一切都明白了，母亲全力握紧那干枯的手，连同自己的手，一齐放在父亲的唇上。那干枯的手指不动了，只有嘴唇在轻轻嚅动。有一滴浑浊的泪从他灰黄多皱的脸颊上滚落下来。  
  
  
  
许多记忆一下子涌上母亲的心头。  
  
  
  
从这两双手第一次牵在一起的时候，父亲就这样大胆而放肆地，把母亲纤细的手拉到自己的唇边。那时，父亲的手健壮、红润而有力量。母亲想挣脱他的手，但像关在笼子里的鸟，冲不破那手指的门，直到母亲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手停留在他的唇边。  
  
  
  
习惯是从第一次养成的。这两双手相牵着，走过一年又一年，直到他们的子女一个个长大，飞离他们身边。贫困的时候，他们坐在床边，父亲拉过母亲的手放在自己的唇边；苦难的时候，他拉起她的手放在自己的唇边。手指好像是一些有灵性、会说话的独立生命，只要握在一起加上轻轻一吻，就如同魔术师神奇的吹了一口气，什么就都有了。信心、勇气、财富，一切都有了。  
  
  
  
他们有时奇怪地问对方，什么叫爱情，难道就是这两双手相牵，加上轻轻的一吻？或许这只是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。短暂的离别也罢，突然的重逢也罢，甚至化解任何一个家庭都绝不可少的为生活而起的争执，都是这一个程式化了的动作。  
  
  
  
可是，他们彼此听得懂这手的语言：关切、思念、幽怨、歉意、鼓励、安慰......  
  
  
  
现在，生命就要首先从他的一双手走到尽头了。曾经有过的青春、爱情，曾经有过的、共同的幸福记忆，都将从这一双手首先远去了。  
  
  
  
母亲的手在父亲的唇上只停留了短暂一瞬，便感到那只干枯的手不再动了，失去了温度。屋子里突然一片静寂，原来那咕咕作响的氧气过滤瓶不再作声了。时间到了！  
  
  
  
母亲没有落泪，站起身来，看着那一张曾经无比熟悉、突然变得陌生的脸，慢慢抓起父亲的手，轻轻地贴在自己唇边。她觉得沿着手臂的桥，那个人的生命跑了过来，融会在自己身上。  
  
  
  
母亲相信自己不会孤单，明天，依然会是两个生命、两个灵魂面对这同一世界。